

文明的果實

托爾斯泰戲劇集

李健吾譯



平明出版社

托爾斯泰戲劇集三

文 明 的 果 實

李 健 吾 譯



平 明 出 版 社 刊 行

• 1950 •

新譯文叢刊
托爾斯泰戲劇集
文 明 的 果 實

著者	俄·托爾斯泰	譯者	李健吾	發行者	平明出版社 上海汕頭路八二號	定價	九元五角
----	--------	----	-----	-----	-------------------	----	------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〇五年

(港初版二〇〇〇冊)

文明的果實

人物

列奧尼德·費道奇·日外日丁柴夫 騎衛隊的一位退休副官。在各省有六萬多畝土地。一位看上去活潑、柔和可親的六十歲的紳士。相信關亡術，喜歡用他奇奇怪怪的故事叫人吃驚。

安娜·派美勞夫娜·日外日丁柴娃 列奧尼德的太太。矮胖；做出年輕的樣子；完全倒在生活習俗之中；厭惡她丈夫，盲目地相信她的醫生。一來就發脾氣。外塔 他們的女兒。一個二十歲的年輕女人，浮華，學男人戴一副夾鼻眼鏡，風騷，惹笑。說起話來很快，很清楚，嘴唇閉緊的樣子不像一個俄國人。

瓦西里·列奧尼奇·日外日丁柴夫 他們的兒子，二十五歲，研究過法律，但是並無一定的職業。自行車俱樂部、騎師俱樂部和獵狗育養促進會的會員。健康很好，有一種牢不可破的自信心。說起話來聲音高，急遽。一時十分嚴肅——簡

直慍慍的樣子，一時快活得狂喊大笑。這就是溫溫。

阿列克塞·夫拉狄米羅維奇·克盧高斯外提勞夫，一位五十左右的教授和科學家，姿態安詳，愉快地鎮靜，語言也配合着安詳，從容，諧和，喜歡談話。對意見不同的人們，稍稍顯出看不起，吸煙吸得厲害，瘦，活潑。

醫生，四十歲左右，健康，肥胖，臉發紅，聲音高，人粗，嘴唇上時時流露一種自滿的微笑。

瑪麗亞·孔斯談提勞夫娜，一位二十歲姑娘，音樂學院的學生，音樂教員，穿著有縫子的衣服，時髦到了極點。諂媚，一來就窘。

彼特爾實切夫，二十八歲左右，新近得到語言學學位，正在尋找一個位置。和瓦西里·列奧尼狄奇相同，是那些俱樂部、會員，同時又是棉布舞會的會員。禿頭，語言和行動都快，很有禮貌。

男爵夫人，一位五十歲左右的貌似莊嚴的女人，行動慢，說起話來有一種單調的

聲調

王妃 一位社交女子，一位客人。

她的女兒 一位嬌情的年輕社交女子，一位客人。

伯爵夫人 一位老太太，假頭髮，假牙齒，艱於行動。

格羅斯曼 一位猶太型的男子，皮色發黑，神經緊張，活潑。說起話來聲音很高。

胖太太 瑪麗亞·瓦西列夫娜·陶耳布希娜。一位很有身份的和氣的闊太太，和

過去現在的名人都熟識，極其粗壯。說話匆忙，要人人聽見她的聲音。吸煙。

克林今男爵 綽號考考。彼得堡大學的畢業生，在大使館做事，一位出入內府的紳

士。舉止完全正確，因而心境和平，安詳快活。

兩位不作聲的貴婦人。

謝爾皆·伊萬尼奇·薩哈陶夫 五十歲左右，一位前任次長，一位高雅的紳士，具

有寬泛的歐洲知識，無牽無慮，對一切感到興趣。他的表情是尊嚴的，有時候甚

至於是嚴厲的。

費奧道爾·伊萬尼奇 日外日丁柴夫的親身隨從，六十歲左右，受過相當教育，喜

歡探聽消息。太愛使用他的夾鼻眼鏡和他的手帕，很慢很慢地攤開他的手帕。對政治有興趣，和氣敏感。

格芮高芮 一個跟班，二十八歲左右，漂亮，張費，妬忌，而且傲慢。

雅考夫 送酒菜的，四十歲左右，一個忙碌和善的人，一百二十分關切他鄉間的家
庭。

西蒙 他的幫手，二十歲左右，一個健康，活潑的莊稼孩子，好看，還沒有鬍鬚，安靜，微
笑。

車夫 一個三十五歲左右的花花公子，有鬍無鬚，粗野，有決心。

一個歇掉的男廚子 四十五歲左右，頭髮蓬亂，不刮臉，浮腫，發黃，打著擦穿著破爛
的夏季大衣和鬆鬆的褲子，說起話來聲音發沙，急遽地扔出要說的話。

下人們的女廚子 一個嘮嘮叨叨的不稱心的三十歲女人。

看門的 一個退伍的兵。

塔妮雅 塔傑雅娜·瑪爾考夫娜，使女，十九歲，能幹，強壯，快活，心情變動迅速。有時受了大刺激，她高興得喊叫起來。

第一個莊稼人 六十歲左右，他是村長，以爲自己懂得對付紳士，喜歡聽自己講話。

第二個莊稼人 西蒙的父親，四十五歲左右，家長，不大說話，粗魯，真實。

第三個莊稼人 七十歲左右，穿着樹皮編的鞋，神經緊張，煩躁，匆忙，爲了掩飾他的窘急，就拚命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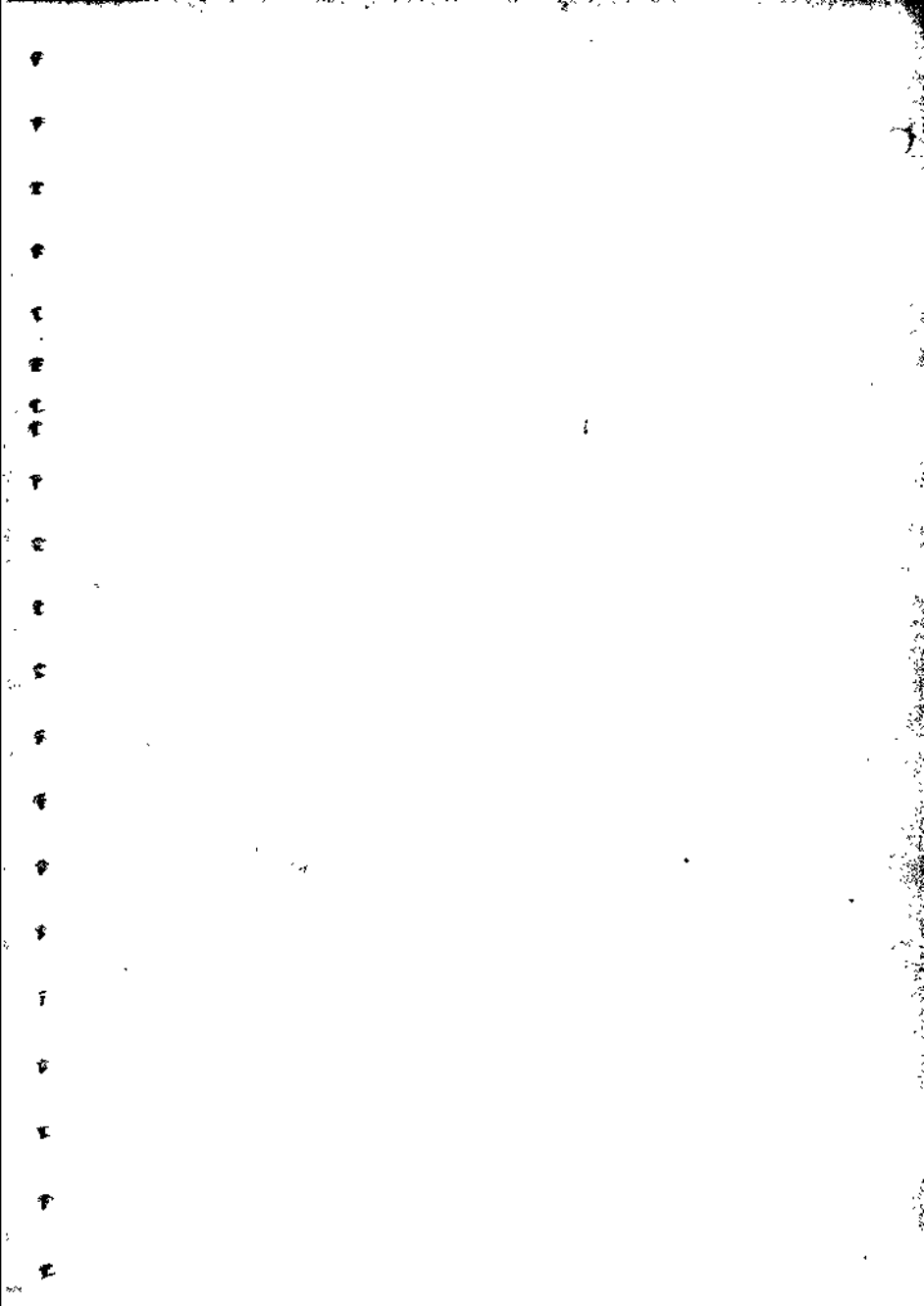
第一個跟班 伺候伯爵夫人，一個老頭子，老模老樣，爲他的地位驕傲。

第二個跟班 身架龐大，強壯，粗野。

一家時衣商店的送貨員 一個面貌活潑的男子，穿着黑藍色的長上身，說起話來堅定，滯重，清楚。

事情發生在莫斯科，
日外日丁柴夫家裏。

第一幕



莫斯科一位富有人家的過廳，有四個門：正門，列奧尼德·費道奇書房的門，瓦西里·列奧尼狄奇的房門，樓梯通到別的房間，樓梯後面是另一個門，通到下房。

格芮高芮：

（照着鏡子，整理他的頭髮，等等）我替我這撮髭難過！——從不合一個當聽

差的，『她說爲什麼？』可人人一看，就看出你是一個聽差啊——其實是怕我這堂堂

一表拿她寶貝兒子比了下去。他可像景兒啦！隨他去到那兒，在我近邊兒也能，有髭

沒髭，就沒什麼好怕的（朝鏡子裏頭微笑）一大堆娘兒們兜着我轉悠。我可就拿她們誰也沒攔在心上，我心裏頭就是一個塔妮雅。她也就是一個丫頭啊，可不，她比

那位年輕小姐都好。（微笑）她才招人疼哪（聽）啊，她來啦。（微笑）對，是她，小後跟子嚙哩拍拉的啊！

〔塔妮雅，拿着一件大衣和一雙靴子。〕

格芮高芮：塔傑雅娜·瑪爾考夫娜，我這邊兒有禮。

塔妮雅：你幹嘛老是朝鏡子看你以爲自己真還就那麼好看？

格芮高芮：可難道我的外表有什麼不稱心？

塔妮雅：罷啦，罷啦，也不稱心，也不稱心，兩頭不着邊兒，當中有你的這些大衣怎麼都

掛在這兒？

格芮高芮：我還要把牠們拿走，小姐！（拿下一件皮大衣，把她包在裏面，擁抱她）我說，

塔妮雅，我有話對你講——

塔妮雅：噯，走開，請你這算什麼意思（發怒，硬把自己拉開）別攪我，我告訴你！

格芮高芮：（小心翼翼四面看）那，香我一下！

塔妮雅：可，真也是的，你做什麼跟人搗亂？香你，我就這麼香你！

〔舉起手來打他。〕

瓦西里·列奧尼狄奇：（在後臺，敲鈴，然後呼喚）格芮高芮！

塔妮雅：好啦，滾瓦西里·列奧尼狄奇在喊你。

格芮高芮：叫他等着他也就是才拿眼睛張開！我說，你幹麼不愛我？

塔妮雅：你想的是那類愛呀？我什麼人也不愛。

格芮高芮：瞎扯！你愛西蒙！你找了一個好樣兒人愛——一個講爪子的尋常莊稼人一

個送菜的幫手！

塔妮雅：沒關係，別瞧他那樣子，你還吃醋！

瓦西里·列奧尼狄奇：（在後臺）格芮高芮！

格芮高芮：有的是時候兒——吃醋吃什麼醋？你自己才往大裏發育，單找依靠不也得

找個牢實的你要是愛我的話，情形不就兩樣兒了嗎？——我說，塔妮雅——

塔妮雅：（生氣，嚴厲地）我告訴你，你甭想在我身上打主意！

瓦西里·列寧尼狄奇：（在後臺）格芮高芮！！

格芮高芮：你可真叫難伺候啦，是不是？

瓦西里·列寧尼狄奇：（在後臺，堅持地，單調地，用全副氣力呼喚）格芮高芮！格芮高芮！

芮格芮高芮！

〔塔妮雅和格芮高芮笑了。〕

格芮高芮：你看看那些女孩子多對我上勁兒就懂嘍。

〔鈴響。〕

塔妮雅：敢情好，找她們去，別煩我！

格芮高芮：現下我一想，你還真蠢。我可不是西蒙！

塔妮雅：西蒙是成心成意要娶我，不是跟我搗亂！

〔進來送貨員，拿着一個大紙盒子。〕